

# 大雁管课堂

2026年4月，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县高关中学的校园里，几十块音乐会的展板没有按计划拆除。孩子们用有相机拍照区前，踮着脚、伸长脖子，好奇地打量着，源自一场乡村音乐公益课堂。

积石山县现有147所小学，音乐课老师约有100人。“益起音乐课”项目组重点调研的8所小学有1万多名学生，却没有1位专职音乐老师——音乐课教学专业程度不高是这里普遍存在的问题。

## 四十节课

当地能把一所所学校从地震中快速地重建起来，让孩子们有学上，很不容易。但乡村学校普遍规模小、老师少，一个老师往往要身兼多门课程。即便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下，老师们依然努力给孩子们上音乐课。有一位老师告诉我：“家住得远，平时工作又很忙，不过音乐课能让孩子们开心，再累也值得。”

但更多老师面临着现实的困难：音乐课怎么上？

卜晓妹

为切合积石山县的实际情况，减轻老师的负担，我们调研了当地教材进度和学生基础，专门设计了40节以“游戏化活动、节奏律动、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公益音乐课——“益起音乐课”。课程采用特殊的“双师课堂”理念：视频里的音乐教师在虚拟黑板上负责讲解乐理、示范律动、演奏打击乐、展示舞蹈；当地教师负责管理课堂、播放视频、带领学生参与音乐游戏等活动。每节课配套教学设计、教学视频、教案、逐字稿、课堂记录表等教学资料，老师拿到就能直接上课。

我们租了专业录音棚，在北京找了音乐学院的老师和重点小学一线教师录制作品讲解和乐器演奏。讲解音乐知识时，老师出现在虚拟教室里，知识点直接出现在黑板上；做律动游戏时，场景切换成草坪、操场、雪山、大草原，孩子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中。

第一次线下培训，全县各小学有30多位老师参加。3天课程，这些老师坐在第一排，认真地记笔记。他们既有音乐类专业毕业的，也有非专业的。

后续反馈中，虽然有老师说“课程很好用”“课堂氛围很好，孩子们很有兴趣”，但课程只有个别老师用过几次。老师们告诉我：“期末了，教学及各项工作任务很重，实在顾不上。”“职称、考核、学生的成绩，这些东西压在身上，实在没精力。”“在我们学校里，两个老师要承担一个班的所有课程。”

老师们已经很辛苦了。教学、班级管理、学生成绩、职称考核……每件事都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是不想教好音乐，是真挤不出时间了。再好的课程，如果老师连打开视频的10分钟都挤不出来，也是白费。这40节课，本想帮老师们解决“怎么教”的难题，但真正的难题不是“怎么教”，而是“有没有时间教”。

## 为什么是音乐

在大西北的很多乡村，家长对孩子的期待，就是考学走出大山。在这样的地方，让一个家庭支持孩子“学音乐”，本身就是一件奢侈的事。

学习成绩是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关系到学

校考核和教师切身利益。即便每个班都开了音乐课，但“不考试”的科目被占用、被压缩、被遗忘，这也是现实的无奈。

可是，孩子们是渴望音乐的。

每天认真地读书、写作业，努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他们也需要一点放松的时间，需要一个可以大声唱歌、自由律动的空间。

一线老师和校长告诉我，“孩子们平时压力大，哪怕只是在课上唱唱歌，孩子们也很开心”“累了，我有时候就不讲知识了，就带他们唱喜欢的歌”。

正因为这里的孩子要靠读书改变命运，他们才更需要自信、更需要表达、更需要被看见。这些东西，考试给不了，但音乐课能给。

美育不是教人应付考试，是教一个人学会感受、学会表达、学会共情的过程。一个孩子学画画，不一定成为画家，但他学会了观察一朵花怎么开、一片云怎么走；一个孩子学唱歌，不一定成为歌唱家，但他学会了用声音传递快乐或悲伤。

音乐、美术、舞蹈、戏剧……这些所谓的“副科”，它们不是“主科”的陪衬，不是学习之余的调剂，而是孩子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另一双眼睛。尤其在乡村，那些父母常年不在身边的孩子，这些不重要的“副科”是他们重要的情感出口。

也正因为老师不够，我们才更需要重新思考怎么配置资源。让一个数学老师兼职教音乐，结果往往是数学没教透，音乐也教不好。也有人会说：“既然音乐不被重视，那把它纳入考试不就行了？”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旦考试，音乐就会变成另一种“主科”：背乐理、记作曲家生平、练指定的曲子……原本用来放松、表达、感受快乐

的音乐课，会变成另一座大山压在孩子身上，这不是美育的本意。

真正的重视，不是把美育塞进考试的笼子里，而是承认：一个孩子的自信、快乐以及共情能力、感受美的能力，这些东西不需要分数来证明它们的价值。

所以，让老师有时间带孩子去操场上大声唱歌、去草地上画画、在镜子前舒展自己的身体、在舞台上表演——这些，比任何考试都更能体现对美育的重视。

## 改变发生

让人欣慰的是，改变正在积石山县一点点发生。

积石山县大河家小学的张正云老师，音乐专业毕业，刚入职时除了教音乐，有时还要兼任语文等学科的教师。这学期，他终于成为8个项目小学里第一位专职音乐老师。我问校长，为什么会下决心让张老师专职？他没有解释，只是笑着点点头。

之后，变化肉眼可见。张老师的音乐课上，孩子们开始认真地学乐理、打节奏、做律动，开心地玩着各种音乐小游戏。去年12月，8所学校的老师给2176名学生在“益起音乐课”项目教室里上了22节音乐课，数字虽不大，但已是突破。

今年4月，积石山县联合相关单位举办了一场“爱的回响·益起音乐会”，知名钢琴演奏家郎朗来了，当地的“大眼睛乐队”来了，8所学校的孩子们表演了合唱、舞蹈、民乐。

音乐会上，张正云老师坐在钢琴前弹奏，孩子们跟着琴声动情地歌唱。台下，一位老师听着歌红了眼睛。这些眼泪不只是为孩子们的表现而流，也是因为积石山县的孩子终于有了一次被看见的机会——终于有人相信，乡村的孩子也值得拥有音乐。

那晚，孩子们笑容灿烂，那个唱歌跑调却唱得最大声的男孩，站在了舞台中央。在我回去的路上，出租车司机感慨地说：“好多年没有这么大型的活动了，这拨孩子好幸福。”

高关中学的校园里，那些展板还没有拆掉。校领导说：“留几天吧，孩子们很喜欢。”我站在校门口想，我们这些音乐老师做的事很小，但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比如那场音乐会，比如那几块舍不得拆的展板。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音乐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 陶然

来稿邮箱：fukan@jirbs.cn



## 找寻扶志纽带

刘静

2018年深秋，我第一次踏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丹寨县金钟一支小支校。这是一所由周边4所乡村完小整合而成的移民安置点学校，近1800名孩子在此就读，近八成是留守儿童。

初到丹寨，我迫切地想为孩子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于是我联系杭州市滨江区的党员资助了55个孩子，协调当地银行送来冬衣……可在捐赠现场，我却隐隐不安：物质的给予或许能解一时之需，也可能在不经意间让自卑悄悄落在孩子心上。单向的帮扶终难长久，东西部协作需要找到一条纽带，扶智更扶志，让浙江与贵州真正实现双向奔赴、彼此赋能。

走村寨，进课堂，到非遗工坊，进行最扎实的田野走访。丹寨，这片被誉为“苗族文化活态博物馆”的土地，拥有8项国家级、23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还有2个国家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然而，这些宝贝一样的文化，大多沉睡在深山，没有走进课堂，没有变成孩子可触摸、可学习、可为之骄傲的课程。乡村教师们身兼数职，美育课常被挤占，孩子们守着最丰厚的文化宝藏，却不知道自己的家乡有了不起。

一次次观察，一次次深谈，我们明确：相较物资，孩子们更需要底气；相较资助，孩子们更需要身份认同。我们决定做一件温暖而长久的事：“共美1+1”——用非遗连接浙黔，让东部与西部并肩而行。

非遗进课堂，最简单、最快让孩子接受的方式，就是拍视频。我联合丹寨县委宣传部、教育局、非遗中心和融媒体中心，一起启动《云上拾遗》非遗微课程拍摄，前后录制了40期。没有专业演员，没有华丽布景，视频里的主角，就是丹寨本地的孩子和老师。我们拍石桥村的古法造纸，拍摄莫村的蜡染纹样，拍苗家银饰的敲打……每一个画面都来自真实的生活，每一段讲解都朴素又亲切。

那些最具本土特色的技艺，被拆解为简洁、清晰的微课程，通过“云上丹寨”平台推送至全县学校。视频播放后，孩子们的变化悄悄发生。

丹寨县城关一小的小朋友王芳芳参与录制了寻

访蜡染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过程，视频播出后，她成了班里的“明星”。一开始小姑娘不好意思，后来挺直腰板大声告诉同学：“老师说，我不是明星，是家乡文化的宣传员。”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每个参与过视频拍摄的孩子，回到学校都会被同伴羡慕、认可，他们因为“懂家乡文化”而被看见、被欣赏、被喜欢。

孩子在变，老师也在变。当地的周静老师从小在石桥村长大，那里保留着《天工开物》记载的古法造纸技艺，村里更有两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我鼓励她把家乡的纸搬进课堂，设计了纸浆画创意课程，让学生在动手创作中理解古法技艺。这节课从县里一直走到省里，获得贵州省优质课一等奖。杨昌美老师把村里的苗族蜡染技艺带进课堂，成立小小蜡染社团，带着孩子们一笔一画点蜡。孩子们越画越好，她自己也成为国家级非遗苗族蜡染技艺的县级代表性传承人。本土教师站稳了讲台，更多孩子在家乡文化中找到了归属与力量。老师们的成就，让孩子们更加笃定：家乡的文化，值得骄傲。

2021年，我的3年支教生涯画上句号，但教育共富的脚步从未停歇。每年，我会带着杭州家庭走进丹寨参加公益研学。

苗族孩子身着盛装，唱苗歌、吹芦笙，以最淳朴的礼仪迎接远方的朋友；两地孩子一起跳竹竿舞、滚铁环、做蜡染、画古纸，没有谁帮助谁，只有彼此陪伴、互相欣赏。杭州孩子惊叹于苗族文化的绚丽，丹寨孩子在交流中看见更广阔的世界。孩子们并肩创作，完成的不仅仅是一幅幅作品，更是一种确认：文化可以带来尊严，家乡的技艺可以走向世界，平凡的人也可以靠热爱与坚守创造不凡。

好的教育不是给予，而是平等温暖的陪伴；最好的扶志不是告诉孩子“你需要帮助”，而是告诉他“你很珍贵”。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孩子手中的蜡刀，是画布上的纹样，是视频里的笑容，是课本里的家乡，是让眼睛发亮、让内心挺拔、让精神富足的力量。

这，就是我跨越1500公里，最想完成的事。（作者系杭州市滨江实验小学美术教研组长）

## 知识跨越山海

刘嘉

2019年，因为考察出版社的红色研学项目，我来到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攀天阁乡。这是一片深藏在横断山脉褶皱里的土地，群山环抱、云雾缭绕、山路蜿蜒。

这里的梯田层叠错落，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水稻产区之一，世代聚居的各族乡亲民风淳朴，但也因山高路远、产业单一，长久地被大山困住发展的脚步。

踏入这片深山，走进乡村小学，校舍朴素简陋，课桌椅陈旧斑驳，关键是孩子们手边几乎没有像样的课外读物。

回京之后，我们集结各界爱心力量与优质资源，为当地送去千册课外书，规划搭建乡村阅读空间，一心想把更好的教育养分、更广阔的眼界带进大山。

这里的孩子，眼睛清澈干净、眸光发亮，像深山夜色里点点星光，真挚滚烫。当书本被递到孩子们手中，他们会直直地望向书本，大山孩子特有的腼腆与怯意里，有对山外世界的憧憬。

那一刻我觉得：捐书只是最基础的善意帮扶。群山阻隔了乡村孩子的脚步，他们只能靠着书本上的文字，凭空想象大海的辽阔、星空的浩瀚、城市的繁华，所有对世界的认知，都只能停留在想象里，单薄又局限。

把优质读物送往各地乡村校园之后，我们开始携手畅销书作者雪峰打造“雪峰的书房”，在山村安放书香，探索打造乡村文化场景。

但比起书本和书屋，更应该做的是让孩子们能直观、沉浸式地看见外面的世界。孩子们不该只有想象的素材，还应拥有亲眼见识世界的权利。

静态纸质书本和固定的乡村书房终究有边界。乡村和偏远地区的孩子，从来不缺读书的心思，缺的是接触多元文化、前沿科普的机会；不缺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缺的是直观感知、身临其境地探索世界的途径。

AI时代来了，农村的孩子也不能掉队。有没有一种方式，不用长途跋涉走出大山，孩子们就能潜入深海秘境、遨游浩瀚太空、俯瞰祖国大地；不用只依赖文字阅读，就能让知识变得鲜活可触、可感可互动？

这份在攀天阁乡埋下的初心，慢慢得到回响。我们打磨出百科奇妙世界XR科普大电影空间项目，弥补了当年赠书时留下的遗憾：戴上XR设备，孩子们可以沉浸式走进蚂蚁王国、潜入万米深海、遨游星际太空、俯瞰祖国壮丽疆域。我们正重点向深山乡村、高原牧区推广，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共享顶尖科普资源，用科技填平山海鸿沟。

今年2月26日，内蒙古偏远的公益研学团的孩子们来了，当他们戴上XR眼镜沉浸式体验科普世界时，一声声由衷的惊呼、满眼的新奇与震撼，格外动人。那一刻我更加笃定：科技与知识，真的可以跨越山河，把广阔世界送到每个孩子眼前。（作者系中国大百科全书百科万象研学部负责人）